

短篇小说

· 谷

· 里门拾记

· 落日光

· 野鸟集

· 无名氏

师陀全集 1



刘增杰
编校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陀全集. 短篇小说卷/师陀著; 刘增杰编校.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1091-135-X

I. 师… II. ①师…②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
合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102857 号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责任印制: 苗 卉
封面设计: 张 胜
版式设计: 谢景和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E-mail: 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63.5
字 数	915 千字	插 页 6
印 数	1—2 500 册	

ISBN 7-81091-135-X/I·214

定 价 7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辑说明

—

《师陀全集》收入师陀自 1931 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依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坚持两项原则:一是求全,二是重视选好版本。

所谓求全,即期望出版的《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其中包括师陀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字,以及未曾发表的著作和书信、日记等。师陀的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雪原》、《荒野》,首次收入全集第二卷。第四卷的未刊稿,第五卷的书信、日记,也均是首次发表。求全也包括:全集收入了师陀的少部分非文学的思想资料。在 20 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位资深的老作家,师陀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师陀 30 年代初出茅庐,作为一位漂泊无依游子的孤独;到 40 年代身居“饿夫墓”,心怀亡国之仇的沉重;再到 50 年代初期对未来生活的真诚与憧憬;及至十年浩劫中所经历的难以想象的恶梦,这些丰富的人生体验,艺术地升华为文学作品或以未刊稿形式留存,都已经凝结为世纪性的历史遗产。即使师陀创作的挫折和失误,也有助于读者解读充满神秘感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感悟到作家灵魂的颤栗、伤痛和顽强。比如,由于时代使然,50 年代以后师陀的某些作

品,曾经出现过某些趋时的肤浅,艺术上呈现出一种衰微之象。但即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人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有着摆脱文化压抑的挣扎、苏醒和舒张;甚至还出现了肉体愈禁锢,思想越澄明的奇特景象。这些,只有在求全的追求中,才能够给读者提供窥探作家真实灵魂的良机。

不言而喻,求全并非意味着不顾创作水准,毫无选择地有文必录。对于未刊稿的处理,我们采取的是既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力求做到全而适度,全而不滥。

版本选择直接决定着全集的学术品格。我们力争:收入全集的著作,原则上均以初版本为准。由于多种因素的驱使,像不少现代作家一样,师陀的作品问世后,也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修改。有的作品修改的分量很大。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的文字,竟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作品的女主人公百合花,原来是个尊奉“三从四德”的无辜少女,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解放女性。作者在《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版序言中说,现在“给百合花一个好的收场,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想对读者也应该是一种安慰”。在这一善良愿望驱动下,作者对作品的改动,好像在重新创造一个百合花,从而使作品离开了历史的规定情境。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和长篇小说《结婚》的修改也有类似的情形。

抛开对作品伤筋动骨的改动不论,即使某些对个别词语的修改,较小段落的文字的增删,也有可能造成原文完整意义的瓦解。因为,对自己40年前的作品,用40年后的眼光进行修改,哪怕是异常小心谨慎的修改,也无法避免40年后当下思想的渗透、折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违背时下话语规范的异质话语进行规约,从而无法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一段时间内,作家像阵风似地修改原作,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出版现象,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历史的苦涩、无奈,乃至荒唐。不过,这一论题已远离了本文的论及范围,此处不赘。

对初版本的看重并不意味着对初版以后多种版本的拒绝。以初版本为基础,参照以后所出的较好的版本,对初版本出现的文字上的讹误

进行相应的辨析、校勘,仍然是保证全集质量的重要途径。

任何优秀的作品都需要经过时间、空间的过滤而达到自身的彰显和留存,《师陀全集》当然也同样面临着新的读者群的选择。

二

以下是有关编辑体例等相关问题的交待。

为了保持作品原貌,作者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以初次发表的报刊和初版本为依据收录。已收入作者各集子中的作品,每篇不再署名;新收入的作品,则在每篇之后署名。首次公开出版的书信、日记、未刊稿,均按原件收录,文字上不作任何改动。每卷集首,对该集著作的发表情况、版本沿革等问题作必要的说明。著作中作者的习惯用字如:底(的、地、得),他(它、她),恍(晃),息(熄),燥(躁),卖(买),那(哪),傍(旁),作(做),帐(账),像(象、相),撮(噉),钉(盯),澈(彻),楞(愣),窠(窝),绉(皱),分(份),刁(刁),匹(只),驼(驮),抗(扛),止(只)……;用词如:叫化(花),吐(唾)沫,耽(担)心,吵(嘈)杂,忘(王)八,眼杪(梢),咒咀(诅),从(重)新,座(坐)落,破褡(烂),这们(么),已竟(经),照像(相),发见(现),糗(模)糊,摒(屏)息,端相(详),其(起)初……以及数字,写作不一致处,一律不作更动。

每卷所收已出版的著作以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序。未收入单行本的著作,以发表或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写作时间有年、月可考而日不详者,列于该月之末;有年可考而月、日不详者,列于该年之末;无法确定时间者,列于该文体各篇目之末。

部分原文无题目,由编者酌加题注,以*号标示,采用脚注方式说明。原作中明显的错字、脱字、订正内容以□号标示,字体调小,以示区别。个别字迹不可辨识的,用□号标示。疑有错讹无法订正的,以[?]表示存疑。

《师陀著作年表》、《师陀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师陀全集目录索引》等资料,作为附编置于全集末卷。

《师陀全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增杰、王刘纯、刘进才、魏春吉、袁喜生、刘涛、赵福生、杨萌芽、李国平、侯运华、谢景和、李顺翔组成。刘增杰全面负责书稿的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王刘纯等分别担任各卷的编校工作和相关的编务。

目 录

图片(8 帧)

谷	(1)
头	(3)
雨落篇	(19)
谷	(24)
哑歌	(48)
过岭记	(56)
一日间	(67)
人下人	(75)

里门拾记	(93)
序	(95)
毒咒	(98)
过客.....	(110)
秋原.....	(114)
受难者.....	(120)
巨人.....	(127)
村中喜剧.....	(134)
路上.....	(143)

雾的晨.....	(150)
酒徒.....	(155)
倦谈集.....	(161)
早晨第一章.....	(161)
枪毙手.....	(164)
夕阳无限好.....	(167)
牧师与神父.....	(170)
跋.....	(172)
巫.....	(174)
百顺街.....	(187)

落日光	(203)
题记.....	(205)
落日光.....	(207)
牧歌.....	(225)
一片土.....	(255)
金子.....	(262)
鸟.....	(283)
父与子.....	(299)
江湖客.....	(311)

野鸟集	(321)
前言.....	(323)
末路.....	(326)
宝库.....	(337)
春梦.....	(350)
烈亚先生的泪.....	(374)
寻金者.....	(389)

无名氏	(407)
序言	(409)
无言者	(413)
无名氏	(419)
春之歌	(431)
夜哨	(434)
胡子	(441)

谷

《谷》是作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初版收 7 篇短篇小说，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 2 集之一，署名芦焚。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 年 5 月初版，1946 年 5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6 版，200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初版重印。

头

—

庞府自局长卸任以来，除了老太爷做八十阴寿外，从没有今天这样热闹过，仿佛办喜事似的。一清早就有人在门口张望，庞府的大门楼凭空高出两三丈，宅第也俨然深了许多。两个厨司务在赶做席面，吉利乒乓，一刀一勺的就活像“急脚鬼”。老妈马嫂在灶下说着蜜一般的话。

“要是和尚，第一手先把你背到庙里去。”

案前的厨司务直起腰，手背在额上打横一抹，两眼向马嫂一溜，便破口大笑。

灶后的厨司务却嚷道：

“当心些罢，这就快到了！”因为刁[刁]着香烟，说话像豁子嘴。他又吱咕着：“你背到庙里，好主意！丢下我光杆儿可怎么办……”

马嫂在灶下笑，她向来不在乎。

可是人手还不够，连小丫头翠翠也忙得像经线婆娘，脸涨得红红的。老太太要净水，她是慈善的，要跪在神前啐经了。太太要鸡肝，羊肝，猪肝，总之，所有的什样肝都得给她拿去，她是要治失明的眼睛。大少爷吩咐留两碗鸡汤，大少爷那病……翠翠明白，不管要谁的活人心，一句话就得到，不的要防备两片脸不会肿。可是小少爷还一直在后面追着，像一条尾巴，不住跌着脚：

“骚货翠翠，臊——！”

他要[她]给他扎一只风轮。

“防备着你的皮！”马嫂用指头放在眼前点着。

翠翠没听见。她上下走着，像一个小鬼魂，心尖上还贴着一片草叶，总是害怕着什么，不舒服。

她还想到门口看看，究竟又是什么一番样子。

至于老太太，她总算是一个好人，又吃素，又念经，又慈善，要不，也活不到八十多岁！更哪里说得上子孙满堂！

这村子前襟河，后带山，据传说，是“龙虎斗”，气势很凶，风水极高的。倘不出一位有福的善士，全村誓[势]必遭殃；出了就压下凶煞，当然要官星高照。这有福的善士并非别人，庞府老太太自以为就是她自己。

她是从三十岁就守了寡，一人支撑着这局面的。现在儿子已经做过一任官，虽然卸了差，总还是局长。全村也受了她不少恩惠，否则，恐怕早都成为灰末了。

但是，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救主，也正同庞府上的别人一样，除却撇[撇]嘴弄眼而外，在村子里并不受欢迎，或者尊敬。邻舍全是些知恩不报之徒！老太太是慈善的，但一想起那班贼头贼脸的家伙就会生气，有时竟将正念的经也会忘记。

老太太还有一个宽慰自己的办法，这就是看村子的风水：

从南来，路两旁尽是风起云涌，滚着滔滔麦浪的红土地；土壤的红像在血里浸过一般，又油腻，又肥沃。望上去是一带连山，峰峦一个套一个，到最近的一条岭，变成坡岗了。上面遍植松柏，山楂，胡桃。再下便是沾板岩同花岗石砌起来，灰白相映的村子。村前一道小河，水由不远的豁谷中流出，两岸杨柳丛茂，直伸入田野。通这唯一大道的，有一座跨着小溪的石桥。再前去，路碰在关帝庙上，转弯往村坊上去了。正冲着庙门有一棵大槐，足有两人合抱的粗细，杈桠的树枝上挂满着红布，像累累的花球，有新的，也有褪作灰白的，上面写着“有求必应”之类。

树下终日袅袅升起香烛纸马的烟，充满着神鬼妖灵。

可是，使老太太宽心的，不是那些布片，也不是仙魔，倒是一个谣传：是一根旗杆，将来要挂起“帅”字旗，要出更大的官的。因为树生得太奇妙，恰挡住了关圣大帝的“神道”。这官星自然是单照着庞府，否则，那树就决不该长在那里。

现在老太太正在念经，没有想到大门外的事，心里却又总是不安宁。她看见杀却几只鸡，又宰了一头羊。

“造孽！有一天我会饿死到您手里，有一天——”她背转头对天骂着，像一头卧伏的绵羊。

因为伤害着她慈善的心肠了。

“阿弥陀佛~~~~”

天井里时常有人走动。

猫叫得怪烦人。

大花狗在厨房里挨过一棍，这时已安静的立在水缸下，耸起两耳向上望。佯吠两声，又在大腿上啃了几嘴，一顺头，朝着大门冲去，拖着长长的舌条。

交夏以来，今天要算出色的闷燥，连山上也不见有一丝风。

客厅院里，柴槿刚谢，芍药寂寞的开着大白花，显出月季的瘦。

保镖季全德骑在石凳上，揩擦着拆开的手枪零件，生发油气息冲进鼻子，在肺尖上打滚。他咳嗽两声，似乎将那热孜孜的气息吐了出去，拇指在鼻尖抹着，仔细的审察一个螺旋钉。他的脸生得极其像生蕃薯，上面起着棱条，还有着酒糟泡，短髭青青，就像刚透出土面的麦子一样。手枪匣在腋下摇动，他将它移在前面。

鸟叫着“咕咕苦儿”，大约在河岸上柳行里。

“哭儿；你祖宗！”

他啐了一口，望着太阳吸了一大口气。

他歪着嘴，将枪拼在一起，却不往匣里放，而塞进肚皮那地方的裤子里。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头向天那么一冲跳将起来，扑着后院跑去。

局长打量长班蒺藜收拾的客厅。插瓶确是江西窑，云铜和广锡的

供器也都擦得光光亮亮，像银质的一般。他想着全县有这种摆设的，拢共也只不过四五家，便禁不住一挺那鸡蛋似的肚皮。

天实在热得不错，庞局长已经喘不过气来。圆得来皮球般，又大又胖的头只是向外胀，流着汗，红红的，谁看见也以为涂过一层面酱。两只小黑豆眼睛几乎要挤起来了。他气虾蟆似的手覆在微微跳动的额上，向下移过去，经过眼，经过鼻梁，在人中那里停下：还没有胡子，实在憾事！

就是那个球般的头，确是局长式的头，但走过去，总有人在背后讽刺的咕哝着：

“这样的头，狗啃起来倒不错。有那一天，乌鸦是吓那小黑豆眼的！”

局长肚子大，度量也过人，一向不曾留意到真会那样，即连现在也没有想到。

“唔，总算——”

他将常说的“威名还在”四字咽进肚里，脸一打横，笑了。那肚子是不论什么都容得下的。

但是，五匹壮骡，“竟然，竟然……”

五匹壮骡被抢掉了。虽然被咒诅的头还在，想起来仍不免肺尖痛，太阳穴就打抽搐，于是叹了口气：“唉~~~~”

然而一眼看见椅帔落在地上，忍不住了咆哮：

“你的魂儿呢？哪里去了！……说你饭桶，活该上山啃石头。只合，只合……噙！呃！”

“全德，全德！这东西……”一口气闯进后院，照准翠翠兜腮就是一个耳光，“活够了吗！”

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今天他只觉得自己高了许多，皮下又刺得慌。

蒺藜还不过三十岁，生下来就被捶打的人，已经麻木得像幽灵了。他永远沉默着，一天到头思索什么。他不像长起来的，而似合着别人的脾胃，从一个模子里造成成功的。在他，世界原无合理与不合理；命令，打骂，又顶合适。

然而今天他也那样慌乱，望着庞局长抓耳搔腮的，想不出为什么要

那样兴奋。实际他又什么都没想,只不过要将客厅收拾齐整。

他正怕着什么。许多锥子在他皮下刺,一阵紧,一阵松;他觉得一忽冷,一忽热。终于那些锥尖透出锋,是一些冰冷的小汗珠。

“他为什么要躺在山沟子里?”这观念又在他脑际浮出^①。

总想有一个月了,始终弄不明白。

至今他还看见那个和善的中年人:他做鬼脸;他说趣话;他将什么人都逗笑;他唱小曲子;他用滑稽的咳嗽表示快乐;他叼着旱烟袋,使人喷饭的□着眼。他是一个瘦子。

在一个没有月的夜里,他放进一伙强人,收敛了快乐,将五匹壮骡赶进山里去了。但是,为什么他一个人睡在山沟里呢?这样睡着:鞋不知去向了,脚板上满是干了的血渍,他却仰向着天,似乎全个山谷都归他所有,甜蜜的打着响鼾。随即许多人围上去,将他绑了起来,鼾声最后打一个噎,从此永远断了。可是庞局长说是抢去他三千元大洋,还有什么勾结什么,难道这样就弄定了的?

“孙三,……那全是件[冤]枉,孙三哥!”蒺藜心想。

那瘦瘦的脸子一歪,打一个闪,蒺藜也就一凛,手中的插瓶几乎失手落在地上。他出了一身冷汗。

客厅已经收拾齐毕,桌椅擦得通亮,地也打扫得水磨石板似的,绣花椅帔,朱红椅垫,八仙祝寿的桌帷也都铺设完竣,庞府真有一番喜庆气象。

二

村坊上正逢着集市似的,很热闹。家家户户门口立着人,以习惯了的低声谈着话,其实倒是在热烈的讲说个不休,只是抑住声气罢了,最后叹息着的转一个身,又拐进另一组去,仍不过是相同的神情。

人像在上元节的夜晚,伫立着等待时刻。后来渐渐分散,少数汉子

^① 编者按:作家修定稿此句之后加了“关于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盘旋”。

到山上凿石头去了，拿着锹同锤子；娘儿们慌张跑回家去，随便抓一件针线活倚在门槛下[框上]，不时向村头瞭一眼，或望着别人在争论什么；还有许多人没入较大的人堆里。其间以祥泰杂货铺门前最拥塞。

“孙三我顶明白，他不会动人家一根马尾！可是到底怎么说呢？”老流氓方天化戟还不曾弄明白。

“是啊，”一个年青人叫着，“你俩共穿过一条裤子！”

另一个人却回答道：

“怎么说，孙三就要办提解回来了：就这么说！”

木匠景云叔这时才显得矮，一直被压在别人肘下，他向上长一长肩膀。

“恶[呃]！人只要不臭，总会碰着包丞相哩。就是狗还会有咬孙三的吗？！”

他擎起旱烟袋在人头上摇晃，只怕人家看不见。

老女人叹息着，在吱咕什么，反正并不想使各个人都听见的。

孩子们一听出孙三要回来，马上看见那瘦削的脸子一歪，挤眉弄眼的就是一个鬼脸，这确乎像别离了多年的老伙计。于是拼命在胯下挤，只怕差一忽儿孙三被瞅得没了影子。

“小刀客^①羔子，是看西洋景吗？值得这么热！”

上面骂，下面却不理，像啄木虫似的，一口气往里钻。

方天化戟从耳朵上取下香烟头，沾在下唇上，要将火柴吞进肚去的吸着。两只迷糊的眼向上翻起，似乎要将它们移到头顶上的哼唧道：“天下，只要心尖要朝下长的——还是好人好。”

“当作话说怪好听！”

卖油条的玩弄着他过时的皮帽，这时向上一挥，要将天打穿一个洞的样子，喊了：

“回来的是‘馍票^②’，”他用指尖点着太阳穴，“二斤半！明白了没，

① 某地称土匪为“刀客”。

② 编者按：作家修定稿补注：“馍票”，就是头。